

黃譯『北京人』指瑕

王道還

一、

在現代中國的藥學發達史上，中藥舖裏裝「龍骨」的那個櫃子，扮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刻有殷代占卜文字的甲骨，就是在「龍骨」堆裏發現的，它導致了「殷墟」的發掘，也使我國信史時代的開始，上推至商代。

發現「北京人」的線索，幾乎在同時，也是在龍骨堆裏找到的。北京人的發掘，不僅提供了一部中國境內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活的完整資料；從世界考古學的觀點來看，整個周口店遺址，更是更新世中期（約五十萬年前）人類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遺址。

從一向認為是藥材的「龍骨」裏，能有這麼大的發現，是誰都想不到

書名：北京人 (Peking

Man)

譯者：黃驥

原著：H. L. Shapiro

頁數：一九八

定價：三八元

出版：木鷄出版社

日期：六十五年五月再版

的事。

可是回顧北京人出土迄今的半個世紀，發現北京人的故事雖一再的被提起，專門研究「化石人」的「體質人類學 (Physical Anthropology)」，在國內却少有人知。體質人類學家視「人類」為動物界「靈長目」的一個成員，研究人類的演化，以及造成人羣之間體質差異的各種因素，並對靈長類動物 (primates) 作各種比較研究 (如解剖學、生理學、動物行為學，……等等)。化石目的在於了解「人」所以為「萬物之靈」的生物學基礎。我們可以這麼說，若不具備一些體質人類學的知識，就難以確實掌握住「北京人」這一發現的意義。

沙昆洛先生是一位體質人類學家。他二十五歲獲得耶魯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後，便在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門工作。現已七十七高齡，雖已退休，仍是該部門的名譽主任。沙昆洛與當年負責研究北京人化石的步達生與魏登瑞都有友情。魏登瑞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由北平赴美，即在沙昆洛服務的博物館內，建立了一個「北京人實驗室」，在那兒，他完成了傑出的「北京人頭骨研究報告」。所以說，沙昆洛與北京人的淵源頗深。

「北京人」便是沙昆洛以專家的身份，用通俗的筆法，寫出的一本書。這本書內容豐富，篇幅經濟，充分展露出一位專家「深入淺出地傳播科學知識的本領」。

書分七章，第一章便敘述北京人失踪的經過，第六、七兩章談到最近

再度掀起熱潮的搜尋工作。中間的第四章是全書重心，佔了三分之二的頁數，分別談的是「北京人的發現」、「北京人的外貌」、「北京人的生活」，以及「北京人在人類演化史上的地位」。這四章雖然都以北京人爲題，但經沙昆洛匠心獨運，巧妙剪裁，我們不僅對北京人有了一個完整的認識，舉凡人類化石發現史、人類演化的化石紀錄、靈長類演化的趨勢，當時歐美研究人類化石的概況，和研究化石人的方法等等，都有簡明的報導。

例如第三章，談到北京人的「身材都很矮小」時，解釋道：「從腿骨與臂骨的長度可以很準確的計算出身高」。再將北京人的身高與現代人以及更古老的化石人類相比較，指出身高在人類演化過程中逐漸增高這一事實。並引古生物學上的例子，說明這種趨勢是普遍可見的。再談到現代人最近數百年來的身高，有更爲顯著的增長，並以遺傳學的觀點，探討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像這樣旁徵博引，娓娓道來，而不亂，尤見功力。

總之，這的確是一本「適合我國讀者需要」的一本書。值得推薦。

二、

黃顯先生的譯本，流利自然，難能可貴，從譯序可以看出，他的確是下過一番功夫的，遠非搶譯趕譯者流之粗製濫造可比。可惜的是黃先生雖然在「跟化石學和人類學有密切關係的地質學」方面有深厚的素養，到底並未受過人類學的訓練，加以未曾閱及有關北京人的中文文獻，譯本難免有些瑕疵。筆者本著黃先生「欲在科學中文化的工作中略盡棉薄」之意，提出一些意見，以期有助於人類學在中國的推廣。只是筆者並未讀過原著，所談僅從人類學的基本常識和有關文獻覆勘譯本而已，這是需要事先聲明的。

一、頁四七，六行「……實際上的工作由中國地質學家李濟和年輕的瑞典化石學家步林博士主持」按：李濟爲李捷之誤，李濟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那時並未參加北京人的發掘。同頁九行，五十頁倒數四行均應改。

二、當年在中國從事古生物研究與考古工作的外國學者大多有中文姓名，而且在正式的中文學術刊物上都使用的。例如黃先生已注意到的法國考古學家德日進神父（Pere Teilhard de Chardin），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Davidson Black），德國人魏登瑞（Franz Weidenreich）。另外還有爲黃先生所遺漏的，如：

①頁六，八行，荷蘭化石學家「柯尼斯華德（Ralph von Koenigswald）」當作：「孔尼華」他曾在香港的中藥舖裏搜集龍骨，其中發現一些古人的牙齒，由於香港的龍骨多來自華南，所以他認爲華南地區亦曾有與北京人同時或更早的人類棲息。

②頁三〇，「人類學葛蘭格（Walter Granger）當作：「谷蘭皆」，「美國博物學家安德魯（R. C. Andrew）」當作：「安德魯（Andrews）」，譯本 Andrew 字尾應再加一“s”。在這兒值得一提的是：谷蘭皆是美國古生物學，田野工作的權威，參加周口店發掘的我國學者楊鍾健、裴文中都由他帶到內蒙一帶親自訓練過，所以周口店的田野工作就方法而論，一般承認是最前進的。

③頁三四，「皮爾·李生特（Pere Licent）」當作：「桑志華」中國境內舊石器時代，首次爲科學界所知的遺物，就是由桑志華神父在甘肅東部發現的，時爲民國九年。

④頁五〇，「布魯爾（Abbe Bruil）」按：步日耶。法國考古學權威，北京人使用過的「骨角器」便是他鑑定的。

三、北京人出土的地點是周口店地方的「老手溝」，而非「老手口」（頁三一）。「裴」文

中先生的姓氏「斐」爲「裴」之誤。(頁五)

四、譯本書名「北京人」，是原書名 *Peking Man* 的直譯。事實上這個名字只是個俗名，它的由來在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安特生宣布在周口店的化石堆積中出現了兩枚人科的牙齒之後，當場由美國地質學者葛利著命名的，那時他在國立地質調查所工作，年高並受人尊敬。此後周口店的科學發掘才正式開始。民國十六年再找到一枚牙齒，經步達生詳細的研究之後，才與先前發現的牙齒一併命名爲 *Sinanthropus Pekinensis*，這就是北京人的學名，應譯爲「中國人屬，北京種」。黃先生將俗名學名一律譯爲「北京人」(頁二六，四八)是必須再斟酌的。

五、頁三七，倒數二，四行，鮮新世與上新世同爲 *Pliocene* 的中譯。既然附錄的地質年代表採用「上新世」，就應統一，否則易生混淆。

六、有些專有名詞，如頁三七之「下更新世」(按：譯本誤「新」爲「生」，頁三八同)，頁八五，頁一二五之「上舊石器時代」完全是 *Lower Pleistocene* 與 *Upper Paleolithic* 的直譯，若沒有點考古學的知識，還真不容易懂。在此只要譯者了解考古學家所用的是一根「垂直向上的時間標尺」，越上端越近現代，越下端年代距今越遠，所以譯爲「更新世早期」，「舊石器時代晚期」就明白了。

七、頁七二，「魏登瑞在北京人身上發現許多類似現代中國人的特點。例如『煤鏵式』的門牙，沿著它的橫邊漸漸加厚，使它有點像舊式的煤鏵」，我想看完這段「煤鏵式」門牙的敘述的讀者，一定仍然難以想像這種門牙是什麼個樣子。按：「煤鏵式」門牙，譯自 *Shovel-shaped incisors*，中文裏叫做「箕形門齒」。這種門齒的舌面，即舌尖很容易頂著的那一面，中心下凹成槽，它的左右兩側與上界都高起，有如鄉間揚米糠的簸箕，或是掃地用具的畚箕。這種箕形

只出現於上門齒。

八、頁六二，八，一五行，「許多年以前，當我對皇家海軍兵艦『慷慨』號上的叛徒和他們的大溪地籍妻子的後裔，作遺傳研究的時候……」，「當我在一九二三年首次研究『慷慨』號叛徒的後裔的時候，我曾和來自皮特肯島和諾福克的移民共同工作」。按：這兒需要些譯註，才能使一般讀者明白。話說英國軍艦「慷慨號（Bounty）」，一七八九年在南太平洋大溪地島（Tahiti Is.）附近，船員發生叛變，將船長布萊（Captain Bligh）與其他十八個船員置於一救生艇上，棄之大海。叛變的船員分別逃到大溪地島和皮特肯（Pitcairn）島定居。九個到皮特肯島的還搶了大溪地的土著婦女與他們同行。一八五六年皮特肯島上那些英人與土著的混血後裔又移居到三千英哩外，紐西蘭北方的諾福克（Norfolk）島去。這個故事曾兩度搬上銀幕，馬龍白蘭度主演的「叛艦喋血記」是大家較熟悉的。

九、頁六一，九行「雜交活力，或稱異形生殖」。按：這兩個詞想必譯自 hybrid vigor 與 heterosis。前者譯為「雜交活力」，是照字面直譯過來的，倒也可通。後者譯成「異形生殖」可就相當離譜了。事實上，這兩個詞同義，譯者加個括弧列出原文即可，不必在中文裏硬鑄新詞。Hybrid vigor 指同一物種內，血緣關係較遠的兩個族羣，他們的成員彼此匹配，所產生的混血子代（所謂的「雜種」），在某些生物特質上較他們的親代優秀的現象。沙昆洛用這一概念描述英國人與南太平洋土著通婚後所生的混血兒，無論是身高或子女數量都比他們的父母親高出很多。譯者若是能加上適當的註釋，讀者對這一部份譯文的消化能力就大為增加。又：可能是因為黃先生將 hybrid vigor 譯成「雜交活力」的緣故，所以「第一代雜交可能產生雜交活力」（頁六三，四，七行）這種句子也就跟著出現了。這兩句應改為「第一代混血的兒子」，「人類異族通婚可能……」。

十、有些解剖學的名詞譯得不很精確，甚至有誤。如「頭蓋」與「頭顱」不分，前者專指腦殼部份，俗稱天靈蓋或頂門；頭顱指整個頭，包括頭蓋骨和顏面骨。一八九二年發現的爪哇猿人，只有頭蓋骨而非頭顱（頁二三）。又眶上脊（orbital crest 或 supraorbital margin）誤為「額脊」（頁一〇七，一二六）。眶上脊是橫在眼眶上方的一根自額骨突出的骨脊，這在現代人並不明顯，猩猩及現代人以前的化石人都有這種結構。

此外，有些句子如「歷史學家喀萊爾曾反對赫胥黎的『猿猴』侵害人類」（頁五四），「最近研究被縛束在義大利的一個小鄉村裏的古人的結果」（頁六四），「臉側在一個雙平面內向內及向上傾斜，產生一種像複折屋頂似的效果」（頁七二），「由於直立人所留下的石工技術，還不如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所用的工具來得精巧（按：直立人正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頁一二三），這些句子均不知何所指，因無原書查考，故不費解。